

現實的、太現實的——從超現實主義畫家林鴻銘的《自畫像》論現代

人類的存有狀態

阮曉眉

本文主要以台灣畫家林鴻銘的作品《自畫像》為討論對象，藉此來探討現代人類的存有狀態。林鴻銘是台灣當代畫家，一般被歸類、同時也自認為超現實主義畫派。作品充滿不對稱、斷裂、穿插、重疊、隱喻，藉此讓不可見及模糊的意識與想像成為可見。從他於 2008 年在陳庭詩現在藝術空間舉辦的畫展《非現實的現實》，以及於 2011 年在國立台灣美術館的畫展《我畫 想像》，即可窺見一二。

本文重點不在以藝術史角度來論述林鴻銘畫作的藝術或歷史價值，或者以畫家為中心對其作品進行系統性的評介。本文的旨趣亦非考究畫家的創作動機及意念以追溯這幅《自畫像》的正統理解，彷彿作品所鋪展的視域只能是畫家最初創作動機及意念（倘若真的存在）的再現。最後，本文也不致力於以哲學的方式揭露一種無蔽狀態的存有的真理，像海德格對梵谷畫作《農夫的鞋》所進行的探討那樣。我的興趣在於，透過這幅破碎、重疊及交叉的自畫像，以社會學的方式來考察現代人類的自我及其認同。類似尼采透過那簡短的箴言「人性的、太人性的」，來解構歐洲傳統的形上學預設。本文以「現實的、太現實的」為題，來解構傳統歐洲所應許的那種連續一致的自我圖像；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，超現實的斷裂、混雜及不連續，事實上是一個「現實的、太現實的」的現代經驗。這樣的現在經驗不應被簡化為一種病態式的不一致或不統整，亦即自我的分裂，而是一個現代人類的基本存有狀態。

本文將討論下列幾點：一、林鴻銘《自畫像》的簡介。二、傳統歐洲將人類設定為一個如靜物般的存在，穩定、持續及相互一致的。三、相對於此，現代人類是一個混雜的存有，具有多重的認同與自我。諸認同雖然可能產生相互衝突的情況，甚至可能導致病態的徵兆。然而，我們也無可否認，階層社會轉變到現代功能分化社會，此一社會結構條件的轉變提供一個可能性條件，讓認同趨向個人化與多元化的方向發展。四、此一發展最初標誌的是自由解放，然而，自由隨後卻成為問題所在，亦即未規定性及隨之形成的風險及不確定性。如何面對（請注意，並非單單只是對抗）此一未規定性及不確定性，成為現代人類的重要任務之一。五、延續此一思考脈絡，本文將指出「混雜的、重疊的及不一致的諸現代自我認同」是一種社會常態，而非反常或病態；現在社會藉此降低它本身的複雜性，同時產生它的問題相關項，因此又弔詭地增加社會的複雜性。我們或許不應從消除分裂來思考現代的人類存有狀態，毋寧更是要與這樣的分裂狀況共處，因為分裂已經成為一種現代的基本生活狀態。六、最後，本文焦點將擺放在本真性（authenticity）的議題上，對自我本真性的要求並未隨著自我的多元化而喪失，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是更加嚴格的。